

文学小丛书

高利贷者

巴尔扎克著

陈占元译

封面设计：徐中益

高利贷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46,000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7}{8}$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923 定价0.18元

前 言

《高利贷者》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著名中篇小说。

巴尔扎克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学过法律，当过律师事务所的见习生。他一生经历了第一帝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这正是法国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发展、与封建势力作最后斗争的阶段。他的《人间喜剧》(1829—1848)反映了这一段新旧交替的历史，形象地再现了资产阶级的发迹过程和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过程。恩格斯高度赞扬《人间喜剧》，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从这部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人间喜剧》的主要作品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古物陈列室》、《农民》、《贝姨》等。巴尔扎克也写了不少杰出的中短篇小说，《高利贷者》就是其中的一篇。小说发表于一八三〇年，一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八三五年又进行了修改，以后收入《人间喜剧》的“私人生活场景”中。

这篇小说通过塑造一个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辟王朝的现实。一八一四年贵族阶级虽然随着波旁王室的复辟返回了法国，但在复辟王朝的短短十五、六年內，贵族的权势得而复失，特别是在复辟王朝后期，金融资产阶级完全控制了整个社会。这一重大的社会变化，在《高利贷者》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小说中，包括高布赛克在内的十个金融资产者，他们控制着银行、商界、政府信用机构、司法界、贵族上流社会等等，成为“无人知晓的国王”，人们“命运的主宰”。高布赛克厚颜无耻地声称：“我毫不费力就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我不得。”小说就这样形象地再现了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经济命脉，从而取代贵族阶级统治的历史现象。小说的深刻意义正在这里。

巴尔扎克是刻画人物的大师，他笔下的高布赛克不仅具有一般资产者的特征，而且有着鲜明、独特的个性。这个人物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浅薄、愚蠢的放债人，而是更奸滑狡诈、凶狠无情、飞扬跋扈，俨然是社会的实际统治者，金钱势力的化身；高布赛克也不同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金融资产阶级，他习惯于旧的经营手段，保留着老式资产者吝啬小器的作风，他谨慎地运用实物抵押

的高利贷方式聚敛财富，而不懂得商品的流通和资本的周转，不熟悉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高布赛克是一条“贪得无厌的巨蟒”，对每笔小交易都锱铢必较。他什么都要贮存，宁肯让贮存物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腐烂发臭，也不肯在交易中作小小的让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①

但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并不是把高布赛克简单化地作为反面人物来描写，他在暴露这个资产者贪婪冷酷的本质时，同时也承认了高布赛克的才干和力量：和那个荒淫堕落的贵族阶级相比，这个渺小的放债人显得更为“高大”和有见识，他“既是守财奴又是哲学家，既渺小又伟大”。这种见解，颇能说明七月王朝建立的初期，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的分析与评价。

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的人物画廊中的一幅名画，也是法国文学中的著名人物典型之一。这个人名在法语中，已经成为高利贷者的同义语。直到今天，这个形象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早期资产阶级的面貌与本质。

郑克鲁 一九七八年五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46页。

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〇年间的冬天，深夜一点钟，在格朗留子爵夫人的客厅里面还有两个客人待着。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听到时钟敲响就走出去了。当车辆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的时候，子爵夫人看见客厅里只剩下她的哥哥和一个熟朋友正在结束他们的纸牌游戏，便朝着她的女儿走过来。她的女儿站在壁炉前面，好象端详着一只透明的薄瓷隔火板，其实却倾听着那部四轮马车的声音，那种凝神静听的样子，不能不使她的母亲担心。

“卡米尔，如果你以后还象今晚那样，跟雷斯托伯爵这么亲热，那末，我只好不再让他上这里来了。好孩子，你听我说，如果你相信我爱你的话，就让我在人生中领着你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对未来，对过去，对某些人情世故，都不会捉摸透的。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雷斯托伯爵有一个好挥霍的母亲，几百万家当她都会花光，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女人，高里奥家的姑娘，早就声名狼藉。她从前对父亲是那样的坏，实在不配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年轻的伯爵热爱她，供养她，他的孝心的确值得大家称赞；他对

弟弟妹妹照顾得尤其周到。”

“这种行为不管怎样令人钦佩，”子爵夫人满脸精明的神气接下去说，“只要他母亲在世一天，所有好人家都会害怕把女儿的前途和幸福交托给雷斯托这孩子的。”

“您和格朗留小姐的谈话，我听到了几句，我真想插句嘴，”那熟朋友高声说。

“我赢了，伯爵，”他对他的对手说。“少陪了，我要去给令甥女帮忙。”

“您那对律师的耳朵真灵啊，”子爵夫人高声说，“德尔卫老朋友，我对卡米尔低声说话，您怎么能听得见呢？”

“我会看你们的眼色。”德尔卫一边说，一边坐在壁炉角边的一把安乐椅上。

那舅父也走过来坐在甥女身边，格朗留夫人就坐在她女儿和德尔卫中间的一把矮椅上坐下。

“子爵夫人，现在我想给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会使您对恩纳斯·德·雷斯托伯爵的家私的看法有所改变。”

“讲故事吗！”卡米尔叫了起来。“先生，您快讲吧。”

德尔卫向格朗留夫人递了一个眼色，让她明白这个故事是会使她感兴趣的。

论家当和门第的古旧，格朗留子爵夫人是圣·

日尔曼区最显要的贵妇人之一；一个巴黎的律师对她讲话这样随便，在她的公馆里面举止行动这样不拘形迹，看来虽然不很自然，可是这个现象也容易说明。格朗留夫人是跟王室一起回到法国的，她在巴黎住了下来，起先单靠路易十八从王室经费里拨出来的补助金过活，处境非常拮据。那律师凑巧在共和国当年拍卖格朗留公馆的手续上发现了些破绽，便认为这座公馆应该发还给子爵夫人。他把这个案件包揽下来，并且获得胜诉。这回胜利壮了他的胆，他又和一所不知什么救济院打官司，那所救济院终于把里雪尼森林退还给子爵夫人。随后，他又使子爵夫人收回了奥尔良运河的几股股票和拿破仑拨给公共机关使用的若干相当巨大的房产。格朗留夫人的家业仗着这个青年律师的才干恢复了旧观，当补偿法颁布的时候，她又得回了一笔很大的款项，现在她每年有六万法郎进款。德尔卫律师为人耿直、博学、谦虚、待人和易，他成了这个人家的熟朋友。他给格朗留子爵夫人帮忙虽然使圣·日尔曼区最显赫的门第都敬重他并且托他办事，但他可不是一个野心家，对别人的好意他并不存什么非分之想。子爵夫人劝他把事务所顶出去，投身司法界，靠子爵夫人的提拔，他定会一帆风顺，官运亨通，可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除了晚上偶尔到格朗留公馆消遣之外，他到交际场中应酬，也只是想维持他的社会关系。他

为格朗留夫人效劳，使自己的长才得到施展，觉得十分庆幸；因为不然的话他的事务所也许就门可罗雀了。德尔卫其实没有律师的气质。

自从恩纳斯·德·雷斯托伯爵作了子爵夫人公馆里的座上客，而德尔卫又发觉了卡米尔对这个年青人的心事以来，他便时常出入格朗留夫人公馆之门，有如最近才被接受进入这个贵族区社交场的一个安坦街的花花公子一样。几天以前，他在一个舞会里凑巧站在卡米尔身边，他指着那年青伯爵对卡米尔说：

“可惜这个孩子没有两三百万家私，是不是？”

“您说这是倒楣么？我可不这样想，”她答道，“雷斯托伯爵又能干、又有学问，并且得到他所追随的那个部长的器重。我相信他一定会出人头地。‘这孩子’一朝当了权，他要有多少家私就有多少。”

“不错，可是如果他现在就很有钱呢？”

“如果他现在就很有钱的话，”卡米尔红着脸说，“这里的小姐们都抢着要嫁给他了。”她指着那几对跳舞的人，补了一句。

“那个时候，”律师答道，“格朗留小姐就不是他垂青的唯一的女子了。这就是您脸红的原因吧！您对他有点意思，是不是？您怎么不说话啦？”

卡米尔突然站了起来。

“她爱上他了，”德尔卫想道。

从这一天起，卡米尔知道那律师对她钟情恩纳斯·德·雷斯托伯爵表示赞同，便对他显出异乎寻常的殷勤。在这之前，德尔卫对她家里的每一次帮忙，她虽然都知道，可是她对德尔卫却只存着敬意，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礼貌，没有感情；她的行动举止，说话时的口气，都使德尔卫时时刻刻感觉到贵族社会的礼法在他们之间所设下的鸿沟。受恩莫忘，但儿女们往往不肯承认这笔账。

“这一次奇遇，”德尔卫过了一会，说，“使我记起我生平仅有的传奇般的遭遇。”

“您一听到一个律师讲他生平的艳史，”他接着说，“您就已经笑起来啦！可是我象大家一样，我也有过我的二十五岁，而在那个年纪，我已经看见过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了。我首先要给您讲一个您不可能认识的人物。那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那张没有血色的、灰白色的脸，您的脑海里能够对它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吗？我倒想请法兰西学院允许我把它叫做‘月白色’的脸：它同褪了色的镀金器皿相似。我所讲的那个放高利贷的人，他的头发是平板的、深灰色的、梳得很滑亮。脸上的轮廓同达勒朗^①的脸一样，毫无表情，看起来象是用青铜铸成似的。两只小眼睛黄得象黄鼠狼的眼睛，差不多没有睫毛，怕见阳

① 达勒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

光；可是一顶旧鸭舌帽的遮阳替他把阳光挡住了。他的尖鼻子的末端有很多痘斑，您会把它比作一个小螺丝钻。他的嘴唇很薄，象一个炼金术士或伦勃朗或梅殊^①所画的矮小老人一样。这人讲话时声音很低，语调柔和，从来不发脾气。他的年纪很难确定：不知他是未老先衰呢，还是保养得法，让青春永远替他效劳。屋子里从写字台上的绿绒直到床前的地毯，一切都是洁净、破旧的，很象老处女冷冰冰的闺房，她们一天到晚都在揩拭她们的家具。冬天，炉子里的柴火老是埋在一堆灰烬下面，只冒烟，没有火焰。从早晨下床的时候起，直到晚上咳嗽发作为止，他的行动都和时钟一样有条不紊。他有几分象一个‘机器人’，睡眠给它上弦。一个甲虫在纸上爬行，你拨它一下，它便停下来装死；同样，这个人在讲话当中听到有车辆经过，就住口不做声，免得提高嗓门。他模仿封德奈尔^②，节省有伤元气的动作，把人类感情都集中到自我上面。所以他的生命的消逝，和古代计时的沙漏里的黄沙一样不声不响。吃了他的亏的人有时乱嚷乱叫，大吵大闹；跟着便寂然无声，好象在一间刚宰了一只鸭子的厨房里一样。到了晚上，这个‘钞票人’便变为凡夫俗子，他的金银财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大画家。梅殊(1630—1667)，荷兰画家。

② 封德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

678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8
9
0
1
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九

7

的行为的结果，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我的行为跟他非常相似。他有亲人么？有朋友么？他富有呢？还是贫穷呢？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在他的屋里看见过钱财。他的家私一定是存放在法兰西银行的地窖里面。他迈着他那象牝鹿腿一般枯瘦的腿在巴黎东奔西跑，亲自拿着期票去兑现。他这种小心谨慎也使他吃过一次亏。有一天，他身上偶然带着些钱，不知怎的，一个双拿破仑币从他裤子的小口袋掉了出来。一个房客跟在他后面上楼梯，把金币捡起来还给他。

“‘这个金币不是我的，’他做了一个吃惊的手势答道。‘我有金币么！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会象现在这样过日子么？’

“早上，他在一只铁皮炉子上面亲自煮咖啡喝，那只炉子老是放在壁炉的黑暗的角落里；一家烤肉店给他把饭送到家里。我们看门的老婆子每天在一定的时间上来给他收拾屋子。再说，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高布赛克^①，象这样凑巧的事情，斯忒纳^②就会说是前生注定的了。后来我承办他的事务，才知道在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约莫有七十六岁。他于一七四〇年诞生在安特卫普^③近郊，母亲是一个犹太人，

① 高布赛克就其声音和意义来说，有一口吞下去的意思。

② 斯忒纳(1713—1768)，英国小说家。

③ 安特卫普，比利时城市和港口。

父亲是荷兰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厄斯台尔·万·高布赛克。你们一定知道，一个叫做‘荷兰美女’的女子的暗杀事件曾经如何轰动整个巴黎。当我同这个旧邻居偶然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既没有表示一点关切，也没有表示丝毫惊异，只是对我说：

“‘她是我的外甥孙女。’

“他的独一无二的承继人，他的姐姐的孙女的死，只引起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在法庭的审讯中得知那个荷兰美女果然叫做莎拉·万·高布赛克。当我问他怎么这样奇怪，他的外甥孙女的姓竟同他的一样，他微笑答道：

“‘我们这个家族，女子是从来不结婚的。’

“他的家族四代都是女子，这个古怪的人从来一个也不愿意会见。他对他的承继人深恶痛绝，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在他死后，他的家当有一天会不属于他，而归别人所有。他刚满十岁，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上当一名小水手，开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去，在那里漂流浪迹了二十年。因此他那个半黄不黄的前额的皱纹中就埋藏着种种秘密：有可怕的事故、有突如其来的恐怖、有意想不到的巧遇、有悲欢离合的航海故事、有无穷无尽的欢乐。他捱过饿，爱情受过蹂躏，家当遭过风险，失而复得，他的性命有过多少次陷于绝境，也许因为他能当机立断，又庆生还，他使用的手段的毒辣，只是由于急不暇择，才得到别人的

原谅。他认识过薛缪斯海军上将，认识过德·拉里先生、德·盖嘉洛埃先生、德·艾斯丹先生、德·须弗朗法官、德·波当杜勒先生、康瓦里斯勋爵、海斯丁斯勋爵、提布·萨依勃的父亲和提布·萨依勃本人。^①这个在德里国王玛达芝·辛地朝上做过官并且对于建立玛拉采王朝有过很大功劳的萨伏衣人，曾和他做过买卖。他跟维克托·休斯以及好几个出名的海盗有过来往，因为他在圣·多玛岛^②住过很久。他为了发财，什么事情都做过了，他还尝试过去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著名的野人部落的黄金。还有，美洲独立战争的各个事件，没有一件同他没有关系。他没有跟任何人谈到过印度或美洲，跟我谈到的时候也不多，可是当他谈到这些地方时，他就仿佛说走了嘴似的，显得有点后悔。假如人道精神、社交精神是一种宗教的话，他就可以算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虽然有意考查他的思想感情，可是惭愧得很，一直到他的最后一刻，他的心还是莫测高深的。我有时心里想，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呢？如果所有放高利贷的人都象他的话，我相信他们全是没有性别的。他是否始终信奉他的母亲的宗教，把

① 这些人大多是英法两国殖民政府驻印度的总督、武装部队司令或其他统治者；提布·萨依勃是印度南部迈索尔邦的最后一个伊斯兰教总督。

② 圣·多玛岛，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

基督教徒看作他的俎上肉呢？还是他改奉了天主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或路德的新教呢？我对他的宗教见解始终毫无所知。我觉得他只是对宗教淡漠，并非缺乏信心。

“这个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化身，吃过他的亏的人，就是他称做他的主顾的，不知是故意说反话呢，还是存心嘲笑，管他叫高布赛克爹爹。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他的屋里，他坐在他的安乐椅上，象一尊塑像似的动也不动，两只眼睛瞅着壁炉的架子，仿佛瞧着架子上面他放债的账目一样。一盏冒烟的灯，灯座从前是绿色的，投出微弱的光，没有给这张脸增添一点色彩，反而更衬托出它的苍白。他一声不响地瞧着我，指着正等我去坐的那把椅子让我坐下。‘这家伙在想什么呢？’我心里想。‘他知道世界上有上帝、有情感、有妇人、有幸福吗？’我可怜他，象可怜一个生病的人一样。可是我也十分明白，他不仅有几百万现金存放在法兰西银行里，而且他的脑子里也可能对这个地球有一种非常清楚的认识；他曾走遍了这个世界，探寻过它，估计过它的分量，计算过它的价值，榨取过它的资源。

“‘你好，高布赛克爹爹，’我对他说。

“他把头掉过我这边来，他那又粗又黑的睫毛稍稍凑近了一下；对他来说，这种特殊的变化就等于南方人的最欢畅的微笑。